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大學(全文·注音) | 6 |
| 前言 | 1 4 |
| 經一章 | 3 2 |
| 傳之首章 釋在明明德 | 4 0 |
| 傳之二章 釋親民 | 4 3 |
| 傳之三章 釋止於至善 | 4 6 |
| 傳之四章 釋本末 | 5 2 |
| 傳之五章 釋格物致知 | 5 4 |
| 傳之六章 釋誠意 | 5 6 |
| 傳之七章 釋正心修身 | 6 0 |
| 傳之八章 釋修身齊家 | 6 3 |
| 傳之九章 釋齊家治國 | 6 6 |
| 傳之十章 釋治國平天下 | 7 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中庸(全文·注音) | 8 8 |
| 前言 | 1 0 6 |
| 第一章 天命章(綱領) | 1 2 2 |
| 第二章 時中章(知人) | 1 2 6 |
| 第三章 鮮能章(正心) | 1 2 9 |
| 第四章 行明章(正心) | 1 3 0 |
| 第五章 不行章(修身) | 1 3 2 |
| 第六章 大知章(審問) | 1 3 4 |
| 第七章 予知章(明道) | 1 3 7 |
| 第八章 服膺章(正心) | 1 3 9 |
| 第九章 可均章(正心) | 1 4 1 |
| 第十章 問強章(明道) | 1 4 3 |
| 第十一章 素隱章(正心) | 1 4 6 |
| 第十二章 費隱章(知物) | 1 4 8 |
| 第十三章 不遠章(篤行) | 1 5 1 |
| 第十四章 素位章(修身) | 1 5 5 |
| 第十五章 行遠章(齊家) | 1 5 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六章 鬼神章(齊家) | 1 6 1 |
| 第十七章 大德章(知天) | 1 6 4 |
| 第十八章 無愛章(齊家) | 1 6 7 |
| 第十九章 大孝章(齊家) | 1 7 0 |
| 第二十章 問政章(治國) | 1 7 4 |
| 第二十一章 誠明章(知性) | 1 9 4 |
| 第二十二章 盡性章(誠意) | 1 9 7 |
| 第二十三章 致曲章(誠意) | 2 0 0 |
| 第二十四章 前知章(治國) | 2 0 2 |
| 第二十五章 自誠章(誠意) | 2 0 4 |
| 第二十六章 無息章(博學) | 2 0 7 |
| 第二十七章 大哉章(修身) | 2 1 2 |
| 第二十八章 自用章(明道) | 2 1 6 |
| 第二十九章 三重章(明辨) | 2 1 9 |
| 第三十章 祖述章(知法) | 2 2 3 |
| 第三十一章 至聖章(修身) | 2 2 6 |
| 第三十二章 經綸章(誠意) | 2 2 9 |
| 第三十三章 尚綱章(正心) | 2 3 1 |

經一章 大學之道

大學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慮，慮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

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；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；欲脩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脩身為本。其本亂而未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！

傳十章

◎ 傳之首章 釋在明明德

《康誥》曰：「克明德。」《大甲》曰：「顧諟天之明命。」《帝典》曰：「克明峻德。」皆自明也。

◎ 傳之二章 釋親民

湯之《盤銘》曰：「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」《康誥》曰：「作新民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周雖舊邦，其命惟新。」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

◎ 傳之三章 釋止於至善

《詩》云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」《詩》云：「緡蠻黃鳥，止于丘隅。」子曰：「於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鳥乎！」

《詩》云：「穆穆文王，於緡照敬止。」為人君，止於仁；為人臣，止於敬；為人子，止於孝；為人父，止於慈；與國人交，止於信。

《詩》云：「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僖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！」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；瑟兮僖兮者，恂慄也；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；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《詩》云：「於戲！前王不忘。」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不忘也。

◎傳之四章 釋本末

子曰：「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！」無情者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，此謂知本。

◎傳之五章 釋格物致知

此謂知本，此謂知之至也。

◎傳之六章 釋誠意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！

小人閒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；見君子而后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？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曾子曰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」

◎傳之七章 釋正心修身

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，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。

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

《大學》是傳統儒家的重要經典著作，雖然沒有被列入經書，但是宋代朱熹將其編入「四書」，其後近千年，成為科舉考試的規定教科書，對中國社會的整體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一、「大學」之意

「大學」原指古代的一種學制。古代的兒童一般在四歲的時候，就要進行啟蒙教育，學習「三千年弟子規」（即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千家詩》、《弟子規》），並初步接觸「四書」（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）等經典書目，為日後的學習打下基礎。宋代朱熹曾經專門寫過一篇〈童蒙須知〉，分別從衣服冠履、語言步趨、灑掃清潔、讀書寫字、雜細事宜等五個方面，對啟蒙教育做出規定，認為：「凡此五篇，若能遵守不違，自不失為謹愿之士。必又能讀聖賢之書，恢大此心，進德修業，入於大賢君子之域，無不可者。汝曹宜勉之。」這些在學習生活方面的規定，不僅可以使人規範自己的行為，成為「謹愿之士」，也就是一個誠實、做事謹慎且有志願的人，而且能夠使人進德修業，培養自己成為一個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。古代的啟蒙教育就是要培養兒童認字和書寫的能力，養成良好生活習慣，使之能夠具備基本的道德倫理觀念，掌握基本的文化常識和日常生活知識。

古人到了八歲，就要進小學進德修業。據史料記載，小學教育產生於殷周時期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說：「夏曰校，殷曰序，周曰庠。學則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倫也。」夏代稱地方學校為「校」，殷商稱地方學校為「序」，周代稱地方學校為「庠」。校、序、庠都是當時的小學教育。至西周時期，周天子建立小學，設在官府，《禮記·王制》曰：「天子命之教，然後為學，小學在公宮南之左。」招收的學生自然是天子和貴族子弟。《大戴禮記·保傅》中記：「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，學小藝焉，履小節焉。」在完成家庭教育基礎上，就要到專門設立的「外舍」學習小技藝和一些禮節儀式。

周代所創立的「小學」教育體制，流傳久遠，只是學規制度後來不斷發生新的變化，入學的年齡等均有不同的規定。兩漢時，「小學」在周代教育機構及教育內容設置的基礎上，又引出了文字學的涵義。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變化，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載：「古者八歲入小學，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，教之六書。」由此可見，古代的小學主要是教授文字學知識。以文字學為「小學」的概念，後來又不斷演化，兩漢時文字學主要是文字訓詁，至魏晉南北朝增添音韻內容，至隋代又添金石刻文，唐代探討文字筆法與筆勢的書法書品，也被列入「小學」。

一直到宋代，「小學」不僅指稱文字學，又進一步提升至文化道德修養。朱熹曾專門編纂出以道德教育為主的「小學」教本，編成《小學》六卷，教育兒童「愛親敬長、隆師親友之道」。搜輯經史子集三十二家三百八十六條相關內容，又作有《小學題辭》。

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，朱熹為《大學章句》作序，談及了小學的學習內容和方式：「人生八歲，則自王公以下，至於庶人之子弟，皆入小學，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，禮樂射御書數之文。」即到了八歲的時候，不論是王公大臣的，還是平民百姓的子弟，都要入小學修學進業，在原來啟蒙教育的基礎上，進而學習基本禮節和生活技能。「灑掃」：灑水掃地，泛指家務事；「應對進退」：迎送客人之類的禮節。「禮樂射御書數」即古代所謂的「六藝」。

禮：禮儀
御：駕馭馬車的技巧
樂：音樂
射：射箭技術
書：書法
數：算法

這些都是古代，尤其是漢代以前要掌握的基本技能。在朱熹看來，「小學者學其事」，小學階段就是學習一些具體的知識和基本能力，為日後的學習打基礎。「是以方其幼也，不習之於小學，則無以收其放心，養其德性，而為大學之基本。」小學階段的道德修養學習是基礎。

在小學進德修業的基礎上，先秦時期，按照規定，天子和諸侯的後代到了十五歲，就要進入大學。當時天子所設的大學叫做「辟雍」，取四周有水，形如璧環之意。諸侯國所建立的大學叫做「泮宮」（因為僅有三面環水），所招收的學生都是天子和諸侯的弟子。這就是東漢·班固《白虎通》所謂：「八歲入小學，十五入大學是也。」十五歲要進大學繼續接受教育。《大戴禮記·保傅》：「東夏而就大學，學大藝焉，履大節焉。」進入大學之後，將頭髮盤起，學習重要的技藝才能和大義名節。這種大學制度，後來伴隨著私學制度的興起，分為官學和私學兩個系統，春秋時期有孔子所辦的私學和齊國的稷下學宮；漢代以後，官學變成了太學和國子監，私學變成了私塾和書院。

按照朱熹《朱子語類》的說法，「小學滿養此性，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。志、信、孝、弟之類，須於小學中出；然正心、誠意之類，小學如何得知？須其有識後，以此實之。大抵大學一節一節條條展布將去，然必到於此而後進。既到而不進，固不可；未到而求進，亦不可。」小學和大學是緊密的兩個學習階段，大學要在小學涵養的基礎上「實其理」，尋求其中真實的道理，「大學者，學其小學所學之事之所以」，「小學是直理會那事，大學是窮究那理，因其德地。」「德地」，是「這麼、那麼」的意思。小學是「直理會那事」，而大學是「窮究那事情後面的深刻道理」。

具體來說，就是後來朱熹在《大學章句·序》中所言：「及其十有五年，則自天子之元子，眾子，以至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之適子，與凡民之俊秀，皆入大學，而教之以窮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之道。」在大學階段，是學習關乎人生的「窮理、正心、修己、治人」之道。二者，從基本知識的學習、積累，提升為人生根本道理的體會、感悟；二者，從一般的道德蒙養馴化，轉變為道德理念的生成與覺悟；二者，從最初的知識儲備、學習，提升為生命價值的實現與創造。這是建立在遵循知識發展路徑之上的，在儒家看來，人在年幼之際，如果沒有小學階段的學習，就難以收攝放縱之心，培養德性，奠定大學的根基；等到長大以後，如果不進入大學接受教育，就不能考察義理、實踐力行。漢儒鄭康成解釋說：「大學者，以其記博學，可以為政也。」他認為「大學」就是「博學」的意思，只是博學不只是針對知識而言，更是对廣闊的生命學識的掌握。

此外，「大學」還有另外一種涵義，即所謂的「大人之學」，此內涵由朱熹注《大學》中提出。何為「大人」？歷來解說不一，其中一說是指年齡，「大人」即是指成年人。孔子曾說「吾十有五而志於學」，將十五歲劃為人生一個特定的學習階段。因此，古時認為年齡到了十五歲之後，便應該進入大學階段，學習更高一層的知識與道理，「大人之學」就是指十五歲之後的成年人所應掌握的學問。

又有主張「大人之學」是指官職、地位。最早在《周易》中便出現了「大人」。《周易·乾卦·文言》說：「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違，後天而奉天時，天且弗違，而況於人乎！況於鬼神乎！」認為所謂「大人」，就是有較高修養，能夠通曉天地原理、遵行天地之道，甚至靈通鬼神的至高哲人。這樣的「大人」不出自一般的平民百姓，而是具備智慧、能夠尊天奉時、化澤天下之人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夠以自己的高尚修養品德，踐行《大學》中的「八目」（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）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宏偉理想。

關於八目（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），也同樣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，是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。它們之間依次遞進，相互為用，起點是「格物致知」，這是《大學》中引起爭議較多的問題。漢·鄭玄和宋熹的觀點在歷史上影響比較大，漢·鄭玄認為：「格，來也。物，猶事也。其如於善深，則來善物，其如於惡深，則來惡物。言事緣人所好來也。」朱熹認為：「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」在他們看來，所謂「格物致知」，不只是從外物中獲得知識，還是對更高層次的義理的掌握，包括人生的道德。因此，「格物致知」就是從天地間的萬事萬物中，獲得真正的「道」，只有懂得了道理，也就是「明明德」，才能正確展開理性修養之旅。

接下來的「誠意」，也就是誠其意，《大學》對此有明確解釋：「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誠。」即保持意志、意念的誠敬，不自欺欺人，就像「惡惡臭，好好色」是出自本能一樣，也就是用誠信道德之心，來規範意識行為。「誠意」相對「格物致知」而言，《大學》中用「慎獨」加以規範，現代有人將其與簡帛《五行》中「能為一，然後能為君子，慎其獨也」相聯繫，指出「誠」是意志相繼的持守、把持，是真實無妄的內心狀態；其次是在「誠其意」的基礎上，「誠於中，形於外」，直接發顯為道德行為。

「誠意」之後是「正心」，也就是要端正平和自己的內心，形成一種中正平和的心態。《大學》對此解說道：「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：身有所忿懣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恐懼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好樂，則不得其正；有所憂患，則不得其正；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謂修身在正其心。」「心」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範疇，《黃帝內經·靈樞》曰：「心者，五臟六腑之大主也，精神之所舍也，其臟堅固，邪弗能容也。」「心」不僅是一個生理器官，也是人內在主導性的精神器官，可以抵擋邪氣的攻擊和干擾。所以，要想保持端正，就要正心，因為人的內在心理時刻會受到忿懣、恐懼、好樂、憂

患的干擾，產生盲目的行為。正因為如此，對於「格物致知」和「誠意」來說，不僅要以端正平和的心態來持守誠意，也應保證「格物致知」所獲得的正確道理不會產生變異和扭曲，因此，必須要形成內心的恆定性、持久性，以便在所有層面上實現內在修養的最佳效果。

「修身」是《大學》八目中的關鍵和過渡環節，因此強調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。所謂「本」，一方面，說明「格物致知」、「誠意正心」都是以修身為目標，或者說都是為了修身而要採取的方式，「修身」具有對前面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」進行驗證和總結的意義；另一方面，說明修身是接下來「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基礎，是人內在意念的外在表現，只有修行達到一定高度的人，才能在社會事功上有所建樹。至於如何修身，從孔子所論「德之不修」、「是吾憂也」可知，儒家修身重在修德。具體的方法，除了要具備存心養性、省察克治、動心忍性等方面的涵養，更重要的是實踐躬行，知行合一，在事上磨練，做到內外兼修，才能達到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。

從《大學》看來，有了修身做基礎，也要有社會事功的創造與建樹，具體建樹應該從「齊家」開始。關於齊家，《大學》具體分析道：「齊其家在脩其身者，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教誨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故諫有之曰：『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知其苗之碩。』此謂身不脩，不可以齊其家。」文中從事情的反面予以分析說明，認為「齊家」其實就是修養問題，身為家中的主人，就是要用自己的德行影響、感化和轉化家庭，用道德理性對待家庭，任何的偏袒和隨意，都會給家庭帶來禍患。正如朱熹所言：「諫，俗語也。溺愛者不明，貪得者無厭，是則偏之為害，而家之所以不齊也。」明·黃綰《明道編》言：「諫，俗語也。則家由之而齊。」由此可見，這既是一個道德問題，也是一個用理性和智慧處理關係的問題。

有了「齊家」的能力，就具備了「治國」的素養。「治國」是「齊家」基礎上更高的社會實現。「所

大學之道^①，在^②明明德^③，在親民^④，在止^⑤於至善^⑥。知止^⑦而后有定^⑧，定而后能靜^⑨，靜而后能安^⑩，安而后能慮^⑪，慮而后能得^⑫。物有本末^⑬，

① 大學之道：大學的宗旨。大學：太學，相對於小學的大人之學。

② 宋·朱熹注：「大學者，大人之學也。」「大，舊音泰，今讀如字。」大學：亦指博學。

③ 漢·鄭玄注：「大學者，以其記博學，可以為政也。」

④ 道：本指道路，引申為事理、規律等；也指宇宙萬物的本原、本體。在：在於。

⑤ 明明德：彰顯自己天生的善性。前一個「明」，動詞，彰明、發揚；下一個「明」，形容詞，清明的、光明的。

⑥ 宋·朱熹注：「明，明之也。」明德：天生的靈性，善良的德性。

⑦ 宋·朱熹注：「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乎天，而虛靈不昧，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。但為氣稟所拘，人欲所蔽，則有時而昏。然其本體之明，則有未嘗息者。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，以復其初也。」

⑧ 漢·鄭玄注：「明明德，謂顯明其至德也。」

⑨ 唐·孔穎達注：「尊明己之光明之德，謂身有明德而更尊顯之。」

⑩ 親民：即新民，使人民革舊圖新。

⑪ 親：通「新」，即革新、棄舊圖新。宋·朱熹注：「程子曰：『親，當作新。』……新者，革其舊之謂也。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當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。」

⑫ 親民：一說親民即親近民眾。

- ④ 唐·孔穎達疏：「在親民者，言大學之道，在於親愛於民，是其二也。」
- ⑤ 止：到……程度才停止。
- ⑥ 漢·鄭玄注：「止，猶自處也。」
- ⑦ 宋·朱熹注：「止者，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。」
- ⑧ 至善：儒家中，指人的道德修養所能達到的最完美的境界。
- ⑨ 宋·朱熹注：「至善，則事理當然之極也。言明明德，新民，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，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。」
- ⑩ 王陽明認為「善」就是「良知」，「止於至善」即「止於良知」。
- ⑪ 知止：知道達到至善的境界才停止。
- ⑫ 止：作名詞，指所要達到的地方，即至善之境。
- ⑬ 宋·朱熹注：「止者，所當止之地，即至善之所在也。」
- ⑭ 定：定向、志向。宋·朱熹注：「知之，則志有定向。」
- ⑮ 靜：安靜，不浮躁。宋·朱熹注：「靜，謂心不妄動。」
- ⑯ 安：安穩，安心。宋·朱熹注：「安，謂所處而安。」
- ⑰ 慮：思考、思慮。宋·朱熹注：「慮，謂處事情詳。」
- ⑱ 得：得到、獲得。與「失」相對。
- ⑲ 漢·鄭玄注：「得，謂得事之宜也。」
- ⑳ 宋·朱熹注：「得，謂得其所止。」
- ㉑ 本末：樹木的下部與上部，引申為主次、先後。
- ㉒ 對「三綱領」而言，「本」指「明明德」，「末」指「新民」；對「八條目」而言，「本」指「格物、致知」，「末」指「平天下」。

事有終始¹⁴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¹⁵矣。

古之欲¹⁶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¹⁷；欲治其國者，先齊其家¹⁸；欲齊其家者，先脩其身¹⁹；欲正其身者，先正其心²⁰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²¹；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²²；致知在格物²³。

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誠，意誠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脩，身脩而后家齊，家齊而后國治，國

14 終始：從開頭到結局、演變的過程。
• 對「三綱領」而言，「始」指「知止」，「終」指「能得」；對「八條目」而言，「始」指「格物、致知」，「終」指「平天下」。

15 道：指事物的普遍規律。

16 欲：希望、想要。

17 治其國：治理自己的國家。

18 齊其家：整治自己的家庭或家族，使之和諧。

19 脩其身：陶冶自身的身心，涵養自身的德性。

20 正其心：使自己的心術歸向於正。

21 誠其意：使自己的心志真誠。

22 致其知：提高自己的認知，並達到認知的最高點。

23 歷代儒家對「致知」有不同的解釋。漢·鄭玄認為「致知」是使人（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）。

宋·朱熹認為：「致，推極也；知，猶識也。推極吾之知識，欲其知無不盡也。」

明·王守仁認為：「『致知』云者，非若後儒所謂充擴其知識之謂也，致吾心之良知焉耳。」意謂吾心本有良知，不假外求。

23 格物：推究事物之理。

宋·朱熹注：「格，至也。物，猶事也。窮至事物之理，欲其極處無不到也。」

王陽明解釋：「物者，事也。凡意之所發，必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謂之物。格者，正也。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。正其不正者，去惡之謂也。歸於正者，為善之謂也。夫是之謂格。」

庶人：西周、春秋時對農業生產者的稱謂，後泛指平民、百姓。

壹是：都是、一切。

壹：皆、一概、一律。

漢·鄭玄注：「專行是也。」

宋·朱熹注：「壹是，一切也。」

本：根本，指修身。

末：相對於本而言，指枝末、末節。這裡指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

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：原本珍貴的東西反而遭到輕視，原本受到輕視的東西，反而得到重視。

厚：厚待，引申為珍視、珍貴。

薄：輕薄，引申為輕賤、鄙視。

宋·朱熹注：「所厚，謂家也。」

有學者譯為：把切近自己的身家看得不重要，反而去高談治國、平天下。或譯為：我所厚待的人反而輕薄我，我所輕薄的人反而厚待我。

未之有也：沒有這樣的道理。

治而后天下平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²⁴，壹是²⁵皆以脩身為本²⁶。其本亂而末²⁷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²⁸，而其所薄者厚²⁹，未之有也²⁹！

大學的宗旨在於彰顯自己天生的善性，在於使人民革舊圖新，使道德修養達到最完美的境界。知道了道德修養應達到的最完美境界，才能夠確立堅定的志向；確立了堅定的志向，心才能夠寧靜而不妄動；心寧靜而不妄動，才能夠性情安穩；性情安穩，才能夠思慮周詳；思慮周詳，才能夠達到「止於至善」的境界。世界上的萬物都有本有末，萬事都有開始與結局。明白了「明德為本，新民為末。知止為始，能得為終」的道理，就接近領悟《大學》所闡述的宗旨了。

古代立志要在天下彰顯自己天生善性的人，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國家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國家，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；要想整治好自己的家，首先要修養好自身；要修養好自身，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；要想端正自己的心，首先要使自己所發的意念真誠；要想使自己所發的意念真誠，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認知，並達到認知的最高點；提高自己的認知，並達到認知的最高點，就在於推究事物中所包含的道理。

事物中所包含的道理推究出來後，才能提高認知，達到認知的最高點；提高認知並達到認知的最高點，自己心裡所發的意念才能真誠；所發的意念真誠之後，心自然就能端正；心端正了以後，自然就能修養好自身；修養好自身以後，自然就能整治好家；整治好家以後，自然就能治理好國家；治理好國家以後，自然就能使天

下太平。上自天子，下至普通百姓，一切都要以修養自身為根本。如果修養自身這個根本亂了，卻要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正如所重視的東西反而輕視它，所輕視的東西反而重視它一樣，世上沒有這樣的道理啊！

品讀

朱熹認為，此章為《大學》經文，「蓋孔子之言，而曾子述之」，指孔子把古代聖人所傳之學，傳予曾子，曾子作《大學》。後面的十章為傳文，「其傳十章，則曾子之意，而門人記之也」，指傳文依據曾子的觀點，由其門徒最後完成。

《大學》開篇即提出本章的主要內容，亦即儒家追求的「三綱領」和「八條目」：

◆ 三綱領：指「明明德、親民、止於至善」，這既是大學的宗旨，也是儒學

「垂世立教」的目標所在。

◆ 八條目：指「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

是為達到「三綱領」的具體條目和功夫，也是儒者進修的階梯。

「八條目」，若由上層而至下層的願景，順序是「明明德於天下、治國、齊家、修身、正心、誠意、致知、格物」；若由下層至上層的願景，順序則是「物格、知至、意誠、心正、身修、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」，清晰地提出了儒家個體道德修養的步驟與人生理想的至高境界。

關於綱目的劃分，有不同的觀點。例如李炳南認為，不是「三綱八目」，而是「兩綱八目」，「兩綱」為「明明德、親民」，「止於至善」則是此二綱領的結論。「綱領（明明德）統領四個條目（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）；另外四個條目（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），則是「親民」。

在儒家的經典著作中，仔細考察四書五經就會發現，儒家學說均以「三綱領、八條目」為核心，人生修養的路徑都循著三綱領、八條目逐步展開，抓住三綱領、八條目，就抓住了儒學宗旨。以此為基礎，循序漸進，鍥而不捨，就能登堂入室，悟出儒學經典的奧義。明·李卓吾在《四書評·大學》中談到「三綱領、八條目」時說：

「文字極有條理，極有格式。三綱領處，驚駭盡出；八條目處，金針度人也。」

世間種種學問無不包括，後來種種病痛無不消除，真聖人之文也。」

在「三綱領、八條目」之下，深思「內聖外王」的內涵，人生可分為內修和外治兩方面。就八目而言，前面四條目（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）是內修的功夫，後面三條目（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）是外治的功夫。中間的「修身」一條目，可以視為連結內修和外治兩方面的紐帶，與前面的內修

四條目給合，可以產生「明明德」的作用；與後面的外治三條目給合，則可以到達「親民、止於至善」的境界。

不論是什麼人，或是內修或是外治，或是天子或是庶人，都應該以修身為本。唐·孔穎達說：

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者，言上從天子，下至庶人，貴賤雖異，所行比者專一，以修身為本。」

人要想在世上安身立命，為人處事，切忌本末倒置。「本」若亂，「末」必定得不到治理。所以，八目之間層遞的關係，不能隨意更改。若以格物為本，則誠意、正心是末；修身為本，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平是末。若再細分，修身是本，則齊家是末。齊家是本，則治國是末。治國是本，則平天下是末。只有分清本末，遵循修養的基本規律，經歷必要的修養過程，才能夠使自己達到生命的理想境界。

人生在世，從起點到終點，應有社會價值的意義追求，要有社會的道義承擔意識，人生的修養不只是為己之學，為己是為了能夠更好地貢獻社會，即孔子所謂的「仁以為己任，任重而道遠」，經由「大學之道」的學習，樹立人生更高遠的理想和追求。